



悼念蕉研所前所長賴宏輝先生

陳燮堂

賴宏輝博士臥病，我於 2 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得悉，隨即與陳懷平小姐趕往三軍醫院探視，其住三樓 11 號病房，門口已懸掛"禁止會客"紅牌，我們通過護士小姐的許可，乃輕叩房門，由賴太太接見，承告賴博士因遵醫囑，必須安靜，故未敢驚擾，遂與賴太太在走廊談話，始知賴兄於二月 15 日到苗栗，協助處理祖墳雜草，大概勞累過度，晚餐後發生休克，經送醫急救，未遵醫囑，立赴台北就醫，當晚仍留苗栗並與三、五學友深夜暢談，了無異狀，豈料翌晨竟在浴室暈倒，再次送醫，兩次急救，該院醫師嚴重警告；務須即送台北，作徹底治療，不宜再事耽擱，至此親朋好友，方知病況嚴重，賴太太尤為焦急，因洽僱救護車需時，延至 16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始送台北三軍醫院，現住院已有五天，連日來經過各種檢查，並作腦部斷層掃描，認為腦部凝血，刻正採用藥物治療，期以擊散凝血，但賴兄清醒時，即感頭痛，為使其減少痛楚，乃以止痛針藥注射，故常在昏睡中，惟醫生已有病危警告，家屬亦須有心裡準備，賴兄似亦自知，在其清醒時，曾將經手事務，交待明白，即學校之事，亦分別交待清楚，其責任性之重，於此可見矣，幸賴太太尚稱堅強，雖談話中，幾度眼紅，但能抑制悲哀，強忍淚水，真不容易，然其內心之痛苦，當可想而知也，臨別勸慰，希其保重。

二月 28 日（星期六）得台大康有德教授告，『賴兄於 21 日已施行腦部手術，目的在排去凝血，但自手術以來，均在暈迷中，現已移加護病房』，自得消息後我與謝董事長敏初兄即於上午前往探視，賴兄仍在暈迷中，從儀器顯示，血壓在低 50 高 105 上下，脈搏則在 50 左右，二者顯見均低，體溫已無法測知，惟呼吸依賴氧氣，尚能勉強維持，情況如此，殊欠樂觀，我們對賴太太，唯有表示善自珍重而已。

三月 2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我又往探視，賴太太與其小姑亦在，相對竟然無言，唯說祇求菩薩保佑，其實賴太太，確也曾多次赴中壢求神保護，及至十一點，我們同步下樓，賴太太由其小姑陪同回家休息，我則因公保在三軍取藥，尚須辦理手續，乃未同行。

三月三日（星期二）黃新川所長，亦自屏東趕來探病。

三月四日（星期三）八點卅分，接賴太太電話告，賴兄竟不幸於今晨五點 57 分，與世長逝，自發病始，先後計十八天。

賴兄，苗栗人，出生於民國十八年一月廿六日，畢業於台大園藝系，為人篤實好學，曾獲國科會支助赴澳洲墨爾本大學植物系修讀博士學位，且自台大畢業後，即在母校服務，畢生供獻園藝，殊為難能可貴。



我與賴兄的關係，發生於民國七十一年秋，因本所與台大簽訂建教合作計劃，當時我年已老邁，血壓又高，亟須覓妥接替人員，乃承台大推介，賴兄同意，於七十二年元月間辦理交接，原希望賴兄能長久主持，奈七十四年十二月間奉教育部函示，賴兄借調一案，不准延期，並限期歸建，董事會原擬挽留，但為其前途，自難勉強。

賴兄於七十二年元月接事之初，隻身前往，並未援帶助理人員，其為求瞭解業務，事必躬親，三年以來，真是艱苦備嘗，蓋財團法人之組織，難與政府機構比較，為拓展業務，對外必須與有關機關聯絡，又為延聘人才爭取經費等等，均得親自前往不可，故常常南北奔跑！席不暇暖，而對內則綜理全所，為研究計劃之核定，人事管理之加強，資材之整理，據悉曾化費其大部份之精神，賴兄為人平易近人，與同仁和睦相處，同仁等對其敬愛有加，似賴兄這樣一位學人，要他兼理行政，實嫌負擔過重，況賴兄生性好強，責任心又重，凡事希望至善至美，要求非常嚴格，為工作業已付出代價，但對自身健康，竟而忽略了。

記得七十三年元月廿三日下午，我與內人曾往賴府拜訪，據賴太太告，賴兄以往身體頗健，且從未就醫，近來回台北，時有感覺頸部抽筋，頭暈目眩現狀，當時曾由嫂夫人陪同就醫，已有血壓過高之虞。我聞悉之後，當晚寫了一封信給你，勸你：『事業固然重要，但個人健康與家庭幸福亦必須兼顧』，我還告訴你，若干事不能勉強，聽其自然，人心險惡，自古已然，惟今更甚而已，因為所裡有一、二不安分子意圖擾亂，我勸你凡事忍耐，曾錄陸游之「釵頭鳳」詞相勉：世情薄，人心惡，雨送黃昏易落，晚風乾，淚痕殘，欲箋心事，獨語斜欄，難，難，難。不知你還記得否？！

我翻閱舊札，發現上面一段記述，才知你的病，竟是宿疾，而你又毫不顧慮，把你全副精神，投注入公務，而將自己的健康拋之腦後，你真可愛，我們大家都應該愛你，但你自己想想，這樣做，值得嗎？賴兄，你的確太爽直了，聽說為了台大的工程，你還賣掉房子，去墊付工程款，這樣做，又是何苦，誰會感激呢！

賴兄，你是一位卓越的人才，一位和藹的導師，你為公而犧牲了自己，不過你在蕉研所三年的事蹟，是永遠值得懷念的，你現在仍是蕉研所的董事，也是評審會的委員，竟然無法請教了，這不但是蕉研所的損失，也是政府痛失良才無法彌補的憾事，不過你的風範，我們會永遠懷念著你的。

賴兄，你正值英年，許多事業，正等待看你去完成，還有你的家庭，上有老父，中有賢妻，下有稚兒，都需要你的照顧，然而你竟悄悄的撒手走了，你又是一介清士，今天我這白髮人來悼念黑髮人，最關切的，還是你遺屬的生活與教育，她們將何以堪，能不哀哉。

（七十六年三月五日寫）